

# 世界周刊

第 805 期

Aug 22 — Aug 28, 1999

魔術皇后

陳智玲



掘皇陵人的今生今世

今天電腦告訴我們明天的生活  
從美國的司法判決看台灣的國家定位

世界日報 編印 World Journal

魔術舞台 臉譜人生

# 魔術皇后

## 陳智玲

本報記者／宋淑怡



(陳智玲提供)

銅鑼敲響，一曲濃重東方味兒的音樂在燈影瀟灑的舞台上散開，藏在黑袍大袖後面的一張紅唇絲絲熱熱升起。這人翹起了臉，以墨黑不見眼鼻的臉容獻藝，一擺袖，臉變成紅色的京劇臉譜，然後再變，再變，觀眾這才看到了魔術師陳智玲甜美的面容。

陳智玲 (Julianna Chen) 曾經是芭蕾舞舞者、雜技演員。現在，她的頭銜是魔術師，且在國際魔術史上已擁有無可撼動的席位。自一九八二年她開始魔術表演生涯以來，得獎就像家常便飯。她曾於八六、八七年先後獲得中國魔術比賽冠軍、亞軍。八八年移民加拿大後，即在九一年贏得加拿大魁北克省特區的魔術冠軍。九二年美國猶他州鹽湖城舉行的國際魔術師大會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Magicians, 簡稱 IBM) 中，她成為世界魔術史上首位奪得世界性賽事冠軍的華裔魔術師。

九六年一月，她又在德國舉行的魔術比賽 (Magic Hands Competition) 中獲得亞軍，接著在同年九月西班牙舉行的國際魔術獎賽 (21st Congress Nacional De Magia Competition) 中贏得大會錦標及冠軍。九七年，她再度接受挑戰，參加了在德國舉行的世界魔術師大會 (FISM '97)。每四年一次的世界魔術師大會就像奧林匹克運動會一樣，是魔術界的盛事。這次她贏得了魔術表演難度最高的手技項目 (Manipulation) 冠軍，成為五十年來第一位贏得世界魔術師大會該項榮譽的女性，也是首位奪得世界冠軍的華裔魔術師。

如今，陳智玲的表演足跡已遍布全美各大城市、亞洲、歐洲、澳洲，甚至新幾內亞，人們稱她為魔術皇后。不過教人驚訝的是，她的魔術沒有師承，全由刻苦自學而來。

### 舞台的獨裁者

陳智玲是魔術師，也是演員，舞台上的她全然的不同氣質，也是個絕對的獨裁者。融合了舞蹈和戲劇元素的魔術表演，在神妙奇幻之外，還有驚喜撩亂的迷離感受。陳智玲的表演風格除了有女性特有的細膩，亦不乏強邁的動作，她有對會勾魂的臉譜，回眸一笑，全場已建倒一片。

「演員應有自己的特色，以我為例，怎樣將魔術、舞蹈、和表演融為一體，又能恰到好處，讓人看了後有回味，才是魔術真正重要的地方。」陳智玲說，九二年她參加 IBM 的魔術表演之後，有觀眾問她是不是

→陳智玲是廿一世紀國際魔術界中五十年來唯一得獲女性、更是史上唯一華裔得獎人。

看到他們了。而在台上的陳智玲其實什麼也看不見，但她的眼神讓觀眾覺得表演者和他們有了交流。「中國傳統的魔術師有很好的手法，可是太重視技巧，表演風格過於單一，缺少個人特色；而西方魔術師的表演雖然大膽漂亮，卻不夠細膩，少那麼點味兒。」

對陳智玲而言，魔術不光是變變把戲談本事，魔術是藝術的結晶。移民加拿大之前，陳智玲在中國大城的雜技魔術團已是相當有名氣的藝人，她的魔術技法沒有老師教，很多東西都是由觀察自學而來。她也通過對鏡觀察，以拿捏表演分寸、改正缺點。不過人到國外，再回頭看過去的表演錄影帶，反而感到不忍卒睹了。

「我看了覺得自己很土氣，雖然服裝各方面都很好，但每個細節都差。」陳智玲說，舞台表演的氣質經由生活積累和周圍環境的薰陶而來，她開始留心國外表演者的演出，時日一久，加上自己也用心揣摩，才逐漸養成了個人風格。

九三年，陳智玲應日本 NHK 電視台之邀參加世界青年魔術師演出，那時陳智玲還處在贏得九二年世界青年魔術師的興奮情緒中。她穿著黑色高視線、短褲、和靴子，露出優美的雙腿，顛倒了當時正流行的「藍」合軀體的音樂搭配，自我感覺很不錯。在化妝間準備時，忽然聽到自己所選的表演音樂已在場中播出，她驚訝地往外衝，對工作人員喊：「我魔術準備好，為什麼播了我的音樂？」

原來是前面一位表演者也選了同樣的曲子。「演完後我坐在化妝間裡覺得很難過。」音樂開雙包的事擾亂了她的演出情緒，「我覺得難過，是因為我在魔術界已有了地位和名氣，又是唯一的中國人，為什麼要和別人用同一首曲子，而不用自己文化的東西去打造世界！」

經過這大經驗，陳智玲下決心要改頭換面，到了九六年，她整個人便煥然一新，包括魔術演出內容都有

新鮮的風貌。首先她在服裝、音樂、和設計上，挑出自己喜歡的顏色，又請母親做了件中式的改良服裝，下身是藍色透明紗裙。「中國式的裙子非常大，但魔術的東西一大，人家就覺得裡面有鬼。而我覺得女孩子要漂亮性感，可以有許多方法表現，所以我就挑媽媽商量換這樣的裙子。因為人家可以看透，看到你的腳，裡面不能藏東西，我自己也覺得這種朦朧變幻的美，讓人有想像力。」

九六年陳智玲到德國演出時，已是個全新的呈現，除了新行頭，魔術技巧也添加了新的創意。觀眾看到她學自中國川劇的變臉技術，同時也體會其中的新意。例如「臉譜人生」中的「懸臉」一段，便是她為了表現東方的神秘與美感，應用在開場到變臉之間而特別設計的。

### 文工團的醫藥生涯

卸妝之後下了舞台的陳智玲是個說故事的好手。

陳智玲是位湖南姑娘，十二歲時被家人送進的文藝工作團，接受芭蕾舞和雜技訓練。在一大練習中傷了腳，才不得已放棄雜技，改以魔術做為另一個出口。

「我很小的時候，常常經過湖南文藝工作團的門口，覺得那些男的女的都非常漂亮。」陳智玲一向羨慕文工團演員，因為他們都穿著神氣的制服，女演員也把頭髮高高盤起，顯得很漂亮，而陳智玲是愛漂亮的。

她說，當年文工團的人到她所就讀的女子體操學校徵選新人。「有一天老師說有人來請我們，大家於是都把手背在後面坐得真真的，一進來大家就知道是被演員。被演員的臉上好像有標記刻的，第一就是他們都很漂亮，再來就是制服很了。」兩個文工團的人逛了一圈後，把陳智玲叫進了辦公室，他們問她會做什麼，陳智玲說：「我什麼都會。」

陳智玲過了這關，又考了兩次試，才正式進入文工團。最後一次考試的時候，她穿了新衣新鞋去考場。「那時是冬天，我到了那兒，腳冷得要命，就躲在爐上烤火，結果把爐子燒了個洞。我上台時是一腳有襪子，一腳沒襪子。」

納了將近五年的芭蕾舞，陳智玲被調往湖南雜技團習藝。「搬花」、「轉圈」是她的拿手絕活。「剛開始調我去雜技團時，我哭死哭活都不去，因為舞蹈演員較漂亮。」陳智玲心不甘情不願進入雜技團，被分配學習雜技。「搬花」是一種躺在地上用雙腳搬弄筷子或把花拿強開使其旋轉的技藝。她看到老一輩的搬花演員屁股有權兒那麼大，相當難看，雖死也不肯練，但又無法抗拒上級，只好練十幾分鐘，就站起來像跳芭蕾舞一樣跳起腳，想把臀部收緊一點。

有一回摔斷了腿，動過三次手術，左腿的兩個半月體切除了，因腿太粗只剩兩條，若繼續練功，她就得忍受難癒的膝蓋和在每個禮拜上醫院抽水的苦惱。一次偶然的機會，陳智玲看到中央電視台正播出世界魔術師錦標賽多年前在巴黎舉行的舊片，其中有位日本魔術師表演變臉的帥氣表現令她著迷，於是她也買了轉圈術在房裡練轉起來，下定決心要學魔術。

「中國的雜技團和魔術是一起的，沒有單獨的魔術團。我們團裡有個女孩變魔術，她一演完，轉扔得滿台都是，我們這些演員就要上台幫忙撿東西。她每次演出，我就躲在後面看。她會空手變花，有一次給她撿東西時，我偷了一朵花放在口袋裡，然後把花拆了看是怎麼變的。」



◆◆◆ 這塊牌一片揮霍萬遍是陳智玲著名的魔術表演項目之一。  
(鄭柏均前白膠影攝)

由於中國的魔術多為家傳，並不傳外人，而且在雜技團中的表演項目是分配的，陳智玲只能在替團裡的魔術師收拾道具時偷學魔術，再私下勤學練習。她利用每天清晨起床後和就寢前的時間練習魔術，平常外出，她也會帶個包，把手藏在包裡練。「手法不佔人時間，也不需人幫，我的手法練得好，就是這樣練的。」她說。

變牌是陳智玲的拿手戲法之一，記者在與她電話訪談的時候，她的雙手仍不停地玩著牌。「我就像人家抽菸一樣，手上沒有牌就覺得不舒服，而且牌在手裡玩弄著也常能有些新花樣出來。」她說，以前在店裡，她的臉在櫃子上和人談話，手就在櫃子下不停地動她的牌。「一次有個人問我幾時能交貨，我用手指著「一」，用的是那隻魔人的手指，其實我心裡是想罵他。」她笑著說。

陳智玲的手不大，卻極巧，一雙手在十分鐘內可憑空變出七百多張牌，像天女散花。「我變牌的特點是很靜，舞台上丟得滿台都是牌，國外的魔術師變牌都是放個罐子，變完了牌就去在罐子裡，變出來的動作很大，丟進罐子的動作就小了，但我跟自己說，牌很漂亮，丟出來像雪花一樣，我覺得很漂亮，所以我就這樣搞。」可是別人告訴她，如果在拉斯維加斯登台演出，必須能很快地把地上的牌收完，否則沒人願意請她。「一年後我出名了，那裡都請，酒牌也有辦法，如果人家真的喜歡你，再怎麼樣都是有辦法清理的。」

在魔術圈說到變牌，陳智玲天女散花式的大動作一定會被提及，平凡的撲克牌，經過她一變，在場觀眾無不佩服股勁變牌。陳智玲的手指勁道十足，一般魔術師手中最多拿廿幾張牌，但她卻可以拿一盒半到二盒新牌，每盒著她練牌，同台演出的魔術師沒有人不佩服她。可是細看她的手，長滿厚繭，都是練牌練的。

人在異鄉

一九八八年，經由一位法國朋友的幫助，陳智玲以學生身分隻身飛往加拿大，不懂英語，人生地不熟，更沒有任何表演，平日裡她只會到圖書館翻閱一些兒童英語讀物，在毫無其他應付的情況下，陳智玲以手邊所積蓄開闢種子繪圖廣告設計公司，但生意並不順境。

出國的時候，陳智玲是一句英文也不懂的，加上小事迷糊的個性，因而鬧了不少笑話。她買公車月票，每天上車只打開書包讓司機看一眼，不知道要拿出來用，所以一張票用了幾個月。坐上車，不知道在車站下，事先寫好的地址也不知給塞到了哪兒，只好硬著頭皮坐到終站，再打電話讓朋友來接。

有一個從中國來的記者在溫哥華這邊的大漢公報打工，每個星期要寫一個專題，他知道我這個人，知道我在大陸滿紅的，便來找我聊天，之後在報紙上寫了我的故事，「因為這篇報導，當地的華裔社區不但開始認識她，陳智玲在異鄉的表演機會也因此開闢了。」

第一個邀請陳智玲演出的是在位於溫哥華的中國文化中心。「當時我從大陸來，什麼道具都沒有，只有一些牌。後來朋友告訴我，這裡有魔術商店，便帶我到魔術商店去買東西。」進了商店，陳智玲像個孩子似的——把玩起來。「魔術是個很神祕的東西，根本沒的交談。商店老闆問我是不是搞魔術的，我說是啊，然後他說這裡有個魔術協會，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

魔術協會有個聖誕晚會，活動當天兼有比賽和表演，陳智玲即來表演了數分鐘，卻贏得十分鐘的掌聲。



◆陳智玲在正式演出前所演練魔術，一身中式表演服裝都是親手縫製的。  
(陳智玲提供)